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六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卷六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以為先生非正為种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202 三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東京大學 學院東京 研究所 圖書之印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四卷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按通鑑明宗胡人言貌宮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乱軍弑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亶性不積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生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為衆所推頭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居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相為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王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臧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按通鑑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乱之後用心撫取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四卷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按通鑑明宗胡人言貌宮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乱軍弑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亶姓不積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生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為衆所推頭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居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相為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王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臧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按通鑑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乱之後用心撫取

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曆興礼樂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代賢君惜乎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波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以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若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既然有意集覽見元稹均田圖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云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箇得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按五代史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後封瀛王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卹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集覽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按通鑑荀攸頴用誦陰人彧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攸仕為汝南太守曹時以為軍師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謚敬侯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

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擾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按宋鑑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周氏于殿前都點捨世宗祖恭帝幼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擇軍士捷還汴遂受禪即帝位都汴梁以火德王天下削平脩亂寬仁恭儉躬致太平在位十七年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其至與大臣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

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二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王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不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士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比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籍使錢王納士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集覽孟蜀按通鑑后蜀王孟知祥邢州人初為晉王中門使及唐兵破蜀莊宗以為成都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朝廷

長興三年知祥攻破之遂并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僭
稱帝兩浙錢王按通鑑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僖宗乾
符五年黃巢兵寇掠二浙昌為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寇杭州昌遣鏐破之以功擢為杭
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為鎮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福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
之兼鎮東節度盡有浙東西之地天福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
為吳越王薨謚武肅簡靖陽晉沉厚寡言事太祖初為掌書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為己
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文辛追封漢王謚忠獻同東辭王按宋鑑河
東護聖營卒辭劉娶北漢王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鎮大原爵位
隆顯劍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怏怏因乘醉求見佩刀刺之妻走
劍乃自刎乾祐末漢隱帝猜崇以太子
鈞無子命養之劍妻改適何氏生繼元鈞亦養子崇通鈞立未開寶初鈞
殂繼恩立未幾為其下所弒立其弟繼元按當時稱之為薛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
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
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
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
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
喻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比其意可
見矣彼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集覽郭威按五代史後周太祖
起兵太原威應募補軍史即位以功擢為樞密副使乾祐中拜劉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隱帝遇弒將士擁而立之為人儉約處事平
允亦一時之英
主也在位三年

太宗 按宋鑑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承校太
祖晉以天下即位更名炅開拓境土削平海內
注用人才百選百度修
舉在位二十一年

真宗 按宋鑑真宗初名德昌冊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成
之業先任寇準為相親征契丹南北講好后感於王
欽若封禪祠祀天書七本之事並

仁宗 按宋鑑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之子十三即位
起疾病崩在位四十二年
劉皇后臨朝稱制下詔用事自景佑以來帝方親政

至慶曆之間君子滿朝天下承平無事在位四十一年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集覽】契丹按北史云契丹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潢山南本鮮卑舊也元魏氏自號契丹初大賀氏直入子孫八部夫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衆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至梁均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氏番名阿保機雄勇有畧部落服後有光敎諸部夫人併為一與梁晉連和其國漸大遂稱皇帝傳九主合二百九年為金所滅

神宗銳意為治

神宗 按宋鑑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頊英宗太子即位之初銳勵精為治熙寧以後惑於王安石之黨行青苗助役均輸市易法紛紛制作用兵西下卒無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上做得不中節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後悟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按宋鑑欽宗初名亶改名烜又改名桓徽宗太子既受禪金兵陷汴京上皇與帝赴軍北行中原皆入金在

位一年崩於五国城哀哉

朱子曰欽宗恭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分辯不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絶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按宋鑑孝宗初名伯琮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太子專卒擇太祖子孫得伯琮賜名瑗又改名春立為皇太子遂受禪即位之始銳意恢復借無賢相以輔其成然能正敵国之礼改受書之儀南北休息亦為賢君未年禪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

問或言孝宗於内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於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當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間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歲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illegible]

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按宋鑑寧宗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閤門事韓侂胄白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胄持己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偽學竄逐無遺值元奥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

朱子聞之有憂色

寧宗即位踰月晉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之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准恐丞相久勞幾務或欲均佚俟其

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王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集覽

留揆按宋鑑劉正永存人從效裔孫率進士歷知循州紹興府又以龍圖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孝宗時拜右丞相紹興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以功封魏國公卒謚忠宣夏奭曰揆即舜典所謂百揆之位蓋留正為丞相故謂之留揆也

上饒按一統志上饒縣名孫吳所置今因之為廣信府治所仍屬焉

向敏中 按宋鑑敏中開封人瑀之子率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僖中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使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楊億 按宋鑑億建寧浦城人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見試賜進士所為翰林學士卒謚曰文

程子曰楊億亡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且亦自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集覽 丁謂之逐萊公按宋鑑謂字公言長洲人登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上宰相寇萊公準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則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和謂甚愧因媒孽準過請罷其政事既而謂拜相貶準知相州未幾又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事在真宗大禧四年及乾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又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

集覽 周益公按宋鑑周必大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即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迁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卒謚文忠祠于家有文集行世呂范解仇事按宋鑑呂范謂呂夷簡范仲淹事在仁宗景祐三年元昊按宋鑑昊字覆膺其先党項人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恭者為宥州刺史討黃巢有功賜姓李為定難節度使有銀綏宥靜夏五州之地其後有李仁福傳子彝超歷彝殷更名彝興太祖乾德四年封為夏國王卒子光叡嗣卒子繼筠嗣卒弟繼捧嗣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叛去寇邊真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嗣子德明請降賜姓趙封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子元昊嗣僭位改元開運復改廣運再改天慶國號夏慶曆三年稱臣其子寧令哥弒之有汾陽之心之德按唐書郭子儀封汾陽王注見前無臨淮之才之力按唐書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性嚴毅況果有大畧善騎射王忠嗣辟為兵馬使天寶中安祿山叛郭子儀薦其能授何東節度使後累功進封臨淮郡王卒謚武穆光弼相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居室中

與世推其功（申公 按宋鑑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通判濠州知開封府治蔽辨真宗識姓名於屏風仁宗時除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陳州後再相進位司空初封申國公尋改許國公卒謚文靖 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有文集二十卷行世）

文正公以天下為己任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將停到第四五等人纔宇厭厭布列堪臺諫如何得事成故覓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李文靖 按宋鑑李沆洺州肥鄉人日之子太宗時進士為右補闕知制誥上嘗稱其風度端凝 真宗將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即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王旦初以為細事後果驗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至於焚封妃之詔奪西夏之謀不用浮薄不行私恩可謂正大光明矣張詠曰吾揆得入宗後凝重雅無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体者沆為首稱卒諡文靖）（王文正 按宋鑑王曾益都人自少嗣悟善為文辭時礼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謚文正曾容貌端厚在朝進止皆有常處當國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歸誰范仲淹服其言）

韓琦（按宋鑑琦字稚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昌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子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任者求舉於其上者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頗韓公

韓公服之德業無愧古人

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魏公終太功於社稷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按宋鑑司馬光字君實峽州夏縣人他之汝子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止說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著述甚多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集覽 河陽按一統志河陽縣名漢初所置今為孟縣屬懷慶府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

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按宋鑑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按宋鑑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之孫碩膚赤爲九九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繁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

此誠何心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天之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永卿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遷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 集覽 金陵有三不足說 按宋鑑王安石自熙寧中拜相後以致仕罷居金陵故時人稱之上金陵云歷代名醫按輟親錄云唐甘伯宗撰歷代名醫姓名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

温公公論

樂菴李氏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温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荊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荊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及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本心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於古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按宋鑑純仁字堯夫元祐間拜相卒謚忠宣公

堯夫寬大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集覽 遣中使降香峨眉王幼孝曰漢灵帝時凡詔所徵之皆令官官密約勅號曰中使按一統志峨眉縣名本隋所置今因之為嘉定州治所仍屬焉又峨眉山在眉州城南

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

鄒浩 按宋鑑浩字志完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慎重得大臣之体

曾肇 按宋鑑肇字子開南豐人鞏之弟自幼力學為文溫潤有法治平間舉進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所至有声入為中書舍人迁翰林學士與兄市同時居翰苑人以為榮龜山楊時稱其立朝端嚴有大臣体卒謚文昭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按宋鑑澤義烏人少有大志元祐間弟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並州欽宗時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與金虜大戰破之高宗時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志在復国虜畏不敢犯其境建炎間前後二十餘疏請帝还京為汪黃所沮不報既而發憤卒謚忠簡公

李綱 按宋鑑綱邵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弟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人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嘗曰吾知尽事君之道禍患非所恤也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一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盡是非利害昭然可觀〻其勢駸〻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制府使不得一有所為

集覽 耿南仲 按宋鑑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弟累官至觀文殿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縉紳少之高宗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淮行至吉州死

天下義莫大於君臣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〻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頻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使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集覽 舜舉十六相張美和云舜舉十六相即所謂八元八凱也或曰舜詢四岳咨十二牧是也（誅四凶）按舜典張美和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即所謂誅四凶也

趙鼎 按宋鑑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宗南渡累官殿中待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初鼎薦張浚後並相協心以圖興復之功與秦檜論和議不合罷政謫領南住吉陽不食卒贈太傅豐國公謚忠簡

中興名臣一人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煩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那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重之懿而

諳練事幾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壽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集覽 張子恭按宋鑑張壽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弟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與金和壽詣河南修陵寂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惠政蜀人祠之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謚忠定壽平生清修簡靜頗喜大書得顏魯公筆法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合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按宋鑑皓樂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方志博學強記政和間舉進士建炎間假礼部尚書使金留此十五年不為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卒謚忠宣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衷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按宋鑑浚漢州縣竹人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劉之乱攘却就敵招降劇盜能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孝宗封魏国公卒謚忠獻

張俊 按宋鑑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以討河朔群寇為都指揮使靖康中以裨將擊金人於大原金人圍仆俊勒兵勤王高宗即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反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按宋鑑世忠延安人目瞬如電鷙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刻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郡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權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卒謚忠武為中興名將

劉光世 按宋鑑光世保安軍人延慶之子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楊國公卒謚武僖後追封鄜王

岳飛 按宋鑑飛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衆屢破強敵未嘗一敗大業垂成為秦檜所害後追封鄂王謚武穆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艱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弱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壞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

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畢竟魏公去得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固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爲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袖軍歸耳遂

命士卒束裝即日爲歸計魏遂度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還世忠止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已乃得免【集覽】（折彥質按宋鑑彥質雲中人可適之子崇寧中登進士弟建炎初爲樞密副使以方直得名曰忤執政謫居昌化軍與儋士許廷惠輩效司馬光直率會爲鄉約每五日一集大守李行中與焉後移居柳州紹興間召拜簽書樞密院事呂安老按宋鑑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龍圖閣知建康府遷吏部侍郎劉豫子入寇命祉護合肥諸將酈瓊叛迫祉過淮此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吳中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豫按通鑑豫阜城人舉進士高宗建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以豫知陳平府兼節制河南四年金立豫爲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浚督劉光世等破之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魏良臣按宋鑑良臣溧水人高宗嘗稱其可屬大事後累官參知政事良臣每語及天下事奮髯抵掌以爲已任）○岳飛恃才不自悔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闒茸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

單騎見虜

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集覽】譚騎見虜通鑑唐代宗永泰元年叛將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控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棄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毛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檜 按宋鑑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弱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之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請論國政康侯有詞據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殷勤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草已下又送曰

金爲鑑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必授言者故得甚攻傳安
道諸公往往記憶一統志
密州本唐所置今爲諸城縣屬青州府張知白按宋鑑知白
時救臣為金人入沐而
間胡和仲按宋鑑胡寧字和仲崇安人特秦檜當國召試館職及
兄寅迕檜出守永州為夔州路按憲司參議官知豐州不赴卒安定
傳春秋修至檢討盡收為前堂先生洪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
庸頓悟性命之理為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累官知兗州直敷文
閣與祖好古博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
旨古文孝經序贊○秦檜再以議和誤國按周益公定
楚詞考異等書
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
之功必爲已有又不
胡銓按宋鑑銓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
力詆和議乞
斬秦檜徐俯近王倫坐是謫居海外三十
年後入為工部侍郎
因陳時
事伯順
胡寅

之曰雖與日爭光可也
張九成按宋鑑九成錢塘人年十四鄉貢辭雁門從楊時
學紹興間以直言對
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以
張
居南安軍終謚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諫官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
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
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閒張便奏云只
此便是不誠蓋高宗英明知温州地宗時贈太師追封衛國公謚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諫官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
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
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閒張便奏云只
此便是不誠蓋高宗英明知温州地宗時贈太師追封衛國公謚文忠
李椿按宋鑑椿洛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為相有薦名
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
椿年甫十八
睿慕維毋避
以數文閣待制致仕本長於易凡指諸行事皆見之用
李白敷文閣李公椿至重閒從容嘗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

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為高也

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

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有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遷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朝堂得觀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善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聖賢事業未易到四人為百代殊絕人物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作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罷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密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時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

芥之可疑也集說諸司徒張文成侯按漢書張良漢高帝封晉侯盜文成羅永相諸葛忠武侯按漢書諸葛亮仕先生封武侯盜曰忠唐司空狄文惠公按唐書狄仁傑仕武后封梁公謚文惠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按宋鑑范仲淹仕仁宗封文正公四人出處詳見前卷

性理大全六十四卷終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五卷

君道

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窒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